

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一類優等獎陳彥霖（讓「愛」成爲動詞而非形容詞）

「我們能參與，代表我們還有能力為社會做點事、盡點力量」

莫拉克颱風救災的參與和省思

沒了歡樂的爸爸節

在如此歡樂團聚的日子裡，卻讓南臺灣許多人的內心裡，烙下永難抹滅的傷痕—2009 八月八日。誰也想不到在這次災難中會有如此多的人遭到活埋，村落消失於地平線。隨著直昇機的起起落落，許多家庭天倫夢碎，哀嚎的聲音、無助的臉龐，扭緊祈求的雙手，如夢魘般一次又一次捶痛心肝。

救援刻不容緩

八八水災當天，我參與學校香海社志工隊在帶隊老師葉金麟教官的指導下，在金門離島地區從事偏遠地區中小學志願服務的工作。原訂的金門志工行於8月10日抵達台灣，尚沐浴在金門灼熱金黃的陽光中。晚間藉由新聞的報導看到本島許多地區損失慘重，經由直升機上所鳥瞰拍攝的畫面，許多道路、房屋淹沒，只能隱約的看到兩三間狀似房子的屋頂，剩下的全被淤泥以及洪流所吞沒。看不到求救的人們，或生存的景象。**驚、慌**，一陣哆嗦之後，護理人員的本能與多年的志工經驗，怎麼做，要怎麼做，才能發揮個人最大的效能。我怎能僅是目睹災情一再於電視螢幕上播放，僅只是讓淚水與哀歎洗去內心的不安？見到許多國軍及同袍努力的前往災區救援，許多的同袍更同心的捐贈救災物資，這些感人的畫面一直驅動著我，我告我自己「我不能缺席」，就算只能搬乾糧或者一些簡單的工作，我一定要前往災區去幫忙。就算個人只有微薄之力，走，無論有多累，我明天一定要前往災區去幫忙。

此時，葉教官的一通電話告知，教官將於隔天先前往旗山地區了解狀況

況，再與香海社幹部商討人員需求，救援裝備與醫藥物品所需。焦急等了一天，教官電話那頭傳來：「慘，慘，你們知道甲仙有多慘嗎？」原來教官攀山越嶺進入了甲仙鄉，了解裡頭土石流淹沒村莊的情形，並告訴我們裡頭許多阿公阿媽全身顫抖，看到外來的他，只是流淚。經由 msn，我們馬上討論每天的人員配備，藥物食品的募集及志工本身安全性的考量後，決定第二天出發。當晚我們透過網路與電話跟社員及非社員學生聯絡，沒想到受到熱烈反應，而捷運站「中央公園 2 號出口」成為日後大家前往災區的集合點。

哀傷下的救援

八月十二日一早，輔英香海社在指導老師葉教官、林艷枝老師及熱心的大哥的帶領下，懷著不安的心前往災區。進入旗山街道，淤泥，大石塊，漂流木衝擊在街道房舍，那曾是我熟悉的旗山，那曾是我嚮往的美濃，一片慘狀。再往裡頭，不捨、難過之情瞬間從我內心深處襲湧上來。繞了一大圈曲折的路程，我們分批來到旗山禪淨中心及旗山國中、六龜新興村。一下車，馬上融入佛光山與慈濟的救災團隊，幫忙搬運物資、清點物資並將其歸類。此外也發揮我們的護理專長，輔佐第一線下直升機的災民做傷口處理，看到數以百計的災民根本來不及穿鞋子逃命，因此全身上下充斥著大大小小被利物割傷、劃傷的傷口；還有糖尿病、痛風發作、類風濕性關節炎……各式各樣的病患。當時因為生理食鹽水來不及採購，大家只好勉為其難地先用礦泉水清洗傷口，讓傷口盡量保持乾燥、清潔，不再惡化。

由旗山國中帶領受傷災民到旗山禪淨中心安置時，一路上聽到他們訴說著這幾天的心情——好不容易脫困，剛下直昇機的家人們，緊緊的抱在一起，口中也不停的說著：還好我們都還活著，還好我們下來了。但是我的鄰居…還有我的哥哥…他們還在上面，隔壁的 X 鄰居…還有 XXX 已經被沖走了…(他們臉上帶著驚恐的表情且淚流不止。)與他們一同坐在計程車

上的我，不禁眼眶泛紅，多麼希望自己能說句話幫上一點忙，就算是一點點也好，期盼他們的情緒及傷口能夠盡快撫平。但，我說不出話來，一句也說不出口。

安置與安撫

八月十五日，由於旗山禪淨中心已住滿居民，開始有一批人撤往佛光山本山居住，因此佛光山上的師父希望我們輔英的學生過去協助。近二千位居民住進佛光山福慧家園，場面甚是壯觀！佛光山設立了醫護站，我們開始展開了二十餘天的醫護暨心靈撫慰的工作————協助跟診、擦藥、換藥、包藥、量血壓、血糖等等，對我們而言，這些護理工作其實只算是簡單的基本照護，但是當人多起來的時候就很可怕了。一千多位居民蜂擁而來，各個都很心急地搶著看病，然而我們依然要耐心的傾聽並用心的做好每件事，絕不能因為事情多、雜亂而心浮氣躁，以免延誤了病人。有能力為災民奉獻做有意義的事，我們著實感到開心。所謂「人溺己溺」就是這個道理吧！

在佛光山安置中心裡，整天都是尋找家人跟親人的畫面，所有的災區故事從沒在耳邊消失，大家從一開始像陌生人一樣，甚而有對等關係(受災的民眾會尋找情緒的出口)。到最後一個禮拜，小朋友們會直接從背後直接抱住妳，一直叫著姊姊姊姊的，而且會主動牽妳的手要妳跟她一起走走；也會跟妳說朋友間的小秘密；還有一大群高一的大朋友們跟妳聊著部落裡的趣事，也談著災難發生的經過，還有未來他們準備到哪去繼續學業；有更多的小小朋友，會用最天真的笑容和童言童語跟妳打招呼，有些國小的小朋友會裝酷，故意回頭看你一下又繼續打著球。我很驚訝，好像就這樣自然而然的，就一個一個記住他們的名字，可以在進門時就叫著名字，讓他們來身邊聊天。曾幾何時，山上山下的等高線不見了，漢語原語的的藩籬不見了，我們是一家人了，分享著彼此的喜悅與憂愁。

在醫療站服務的第二天，一位奶奶帶著他的八個月孫女前來看診，她訴說著昨晚發生的情形——當時土石流一沖下來，將正在玩耍的兩姐妹沖到床下面，奶奶一時沒發現孫女不見了，過了五分鐘後，才曉得小孫女被困在床下動彈不得，只剩下兩隻腳不停的猛力踢，似乎代表著「快來救救我，我快不行了」。奶奶不顧一切的趕緊將孫女的腳拉出來，並且猛力的拍打她的背，才驚險的把她救了出來，儘管剛開始她的呼吸狀態及生命徵象並不是很穩定，但經由醫院的治療及奶奶用心的照顧後，現在她已經是一位恢復活力且健康的好寶寶。聽到這邊我們心中都想著：「好險，感謝上蒼讓她命不該絕，活著，真好。」

存當聽見災民朋友們總是最燦爛的笑容，操著濃濃的原住民口音向你道謝時，曾經所揮灑下的汗水全都值得了！你會發現，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這快樂的一刻。雖然他們的家園被無情的天災覆沒了，家當也僅存從捐贈處拿回來的包包裡，金錢也所剩寥寥無幾，但是從災民們眼中能看出，他們已感到很慶幸。他們看似失去了一切，其實不然，他們反而因此擁有更多克服難關的勇氣，擁有更多與同胞相親相愛的時刻，也有了全台灣的祝福與祈禱。帶來的喜樂或許很不一樣，但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更珍惜重獲新生後的將來每一片刻。

用愛彌補天闕

有一位小女孩，得知父母雙亡後，天天喊著「我要去死，我要死，我要去找爸爸、媽媽。」我總忍著淚相伴，直到安排她到醫療機構做心理治療。有位小女孩畫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，寫著：「媽媽，什麼時候帶我去找爸爸？」媽媽總是點點頭，卻不忍告知爸爸死亡的事實。有小男孩想向之前吵架的同學說聲對不起，也有女孩畫一隻「kitty」貓要送給她無法再見的女同學。……每天，每天，我總要整理情緒，用微笑的臉，來告訴他們，我在這，願和他們相伴一起洗滌傷口，走向明天的路。

天地不仁，用如此大的力量來摧毀許多人的夢想與美好。但，被大自然反撲的我們除了自我反省，自然保育比不上破壞，建設來不及上天的摧毀之外。還能做什麼？由內心出發吧，如果人人都能將愛推及他人，那麼再微小的力氣，也能聚沙成塔，成為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量。發揮關愛的心踏入助人的行列，不管是什麼，只要有意義就值得我們去做！這段日子參與賑災，是因為代表著我們有能力為這社會做點事、盡點力量。讓「愛」成為動詞而非形容詞。

八月八日莫拉克颱風雖已遠颯，造成的傷害已無法挽回及避免。但，撫平傷口的工作仍須繼續，我仍和輔英香海社的志工們持續到甲仙鄉、桃源鄉、牡丹鄉，寒假將到臺東大武鄉等受創的中小學進行防災防疫的教育宣導，並陪伴小朋友做心靈的撫慰，上天所給予的天闕，就讓我們用「愛」來彌補吧！